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腊八一过，年味便愈加浓厚了，除尘、炸果子、做新衣、做新鞋、准备年夜饭，有那雅致的，还要养上一盆年宵花……一年一度的忙年是忙碌辛苦，更是温暖幸福。



忙年



福星

□ 付鹤鸣

年跟前

□ 单昌学

在我小时的记忆中，临近旧历新年的日子，老家人称之为“年跟前”。

自进入腊月除夕前一天，都属于“年跟前”，而从除夕到大年初一，人间就从旧年走到了新年。在“年跟前”，人们对年的期待会越来越强烈，就如旅人踏上了通往心仪景点的旅游班车。

我最初是从奶奶口中听到“年跟前”这个词的。奶奶是个小脚老太太，不识字，但在每一个日子，却能准确说出当天是几月初几。“今儿个几啦？”她常常会自言自语，顿了一下就说出答案。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，奶奶自问自答算日子的时候，我并不在意，但在冬天里，听她说出“年跟前”时，我的心情便会一下子愉悦起来并满怀憧憬，因为要过年了。

“年跟前”不仅是一个时间段，更是一种乡村生活的状态。虽然清贫岁月里的过年，并没多少年货要准备，但人们的态度是认真的，内心是敞亮的，所做的一切仿佛带上了一种仪式感。

每家门前都晾出了炸果坯子。炸果是那时最重要的过节小食品，又脆又香。通常要提前用糯米粉做好炸果坯子，在太阳下晾干后，除夕那天开炸。当然除了炸果子，有些人家也会炸果子棒、丸子，制作米花糖等，有果有糖，才会有又香又甜的幸福年呀。

那时家乡的冬天真的冷，所以炸果坯子要晾晒好多天才会变干。如果是雪后，房檐下会挂着长长的冰溜子，家前院后、草垛上皆被积雪

覆盖，我们这些孩子，一边玩冰弄雪，一边想象着过年吃炸果的情景。

有人从家里拿来了爆竹。过年时鞭炮要一挂一挂地放，我们在年前只能拿些零散的，一个一个地放，每一次爆炸的声响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份快乐，如果爆竹在雪堆里或破碗烂盆下爆炸，我们的快乐就会翻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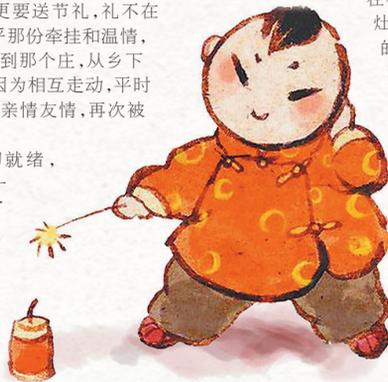
或高或低的爆竹声，在每一处房前屋后此起彼伏，空气中不时会飘来燃烧过的火药气味。这是过年的前奏，是新春序曲中的鼓点。

最热闹的还是集市。人们除了在那里买吃、穿、用的物品外，也有的买了年画。年画拿回家，贴在刚打扫过的房屋正墙上，整个房间便一下子亮堂起来。无论是“连年有余”“麻姑献寿”“春临门”图，还是刘晓庆、张瑜等明星像，都让人觉得温暖、喜庆，仿佛旧日子被这些色彩、风景、笑脸一下子给刷新了。

路上的人也越来越多，除了赶集，更要送节礼，礼不在多少，在乎那份牵挂和温情，从这个村到那个庄，从乡下到城里，因为相互走动，平时被搁置的亲情友情，再次被盘活。

一切就绪，

所有人一起走到了年的最跟前。过年啦！



早年家里穷，父亲举债建了三间土坯房，因少了些瓦，后跛水有地箕大一角盖的是杉皮。当时没钱建厨房，父亲就在正屋的堂前左边傍墙搭了门灶。农家是要养猪的，父亲有办法，砍了几根湿杉木，在屋侧搭了个不大的架子，没有铁钉，就用楠竹削成“钉子”作为托举或固定物，然后架上细长的杉条，杉条上搁竹片，再盖上厚厚的稻草，猪圈就建成了。尽管看上去有些粗陋，还四面漏风，毕竟也能挡雪遮雨。那年月，人都得将就着过，猪还能怎样呢？

年前的几个月村里取土修路，一棵老梨树被挖倒，树干被锯走，遗弃的树兜约有两百多斤，丢在那里没人要，父亲如获至宝，喊母亲拿来木棍和绳子，要将这个树兜抬回家。那时母亲身体瘦弱，五百米的距离，竟然歇了三五次。我看到那个梨树兜像个大大疙瘩，父亲和母亲抬得气喘吁吁的，便说：“要这个树兜干啥，卖又没人要，抬回家又不能当柴烧，这不白白浪费力气？”

“小孩子不懂规矩，不要乱说（说），这是除夕夜的‘福星’。”母亲怕我乱说话，赶忙制止我。

树兜还能变“福星”？我不敢再问。除夕夜那天，母亲在灶前准备大饭，父亲则在屋侧鼓捣那个梨树兜，梨树兜弄回家有些时日了，也晒干了。父亲要把它搬到屋门口来，可梨树兜太大，搬不动，只能一路掀。我觉得好玩，不用父亲喊，便跑上前去帮忙，用力使劲帮推。看到梨树兜被我和父亲掀到了屋门口，母亲笑着对父亲说：“想不到吧，一只鸡公崽四两力，这小家伙也能帮上忙了！”

父亲把那梨树兜摆在正对大门的位置，还煞有介事地转了一圈，嘴里嘟嘟囔囔地念着什么。摆好树兜，父亲又抱来一捆干柴，还有松毛丝、竹梗等易燃柴草，并将这些柴草堆放在树兜周围，而后又在门角里拿了把黑乎乎的铁柄铲，在灶膛里铲了满满一铲火炭倒在柴草上，那火炭一闪一闪的，在松毛丝上滋滋地响着，像天上掉下一堆耀眼的星星。我赶忙蹲下身子，抢在父亲之前，先吸了一口气，把嘴贴近火炭，使出吃奶的劲，鼓起腮帮用力一吹，只听“咻”的一声，那些松毛丝和竹梗就着了。对，母亲头夜就再三叮嘱我，说除夕夜烧梨树兜守岁，不能说火，只能喊“福星”。那时我还以为“福星”是个什么精怪呢！乡人虽没读多少书，但忌讳多，有讲究。我和妹妹能懂些事，得益于少时得到了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。

除夕夜的饭称大饭，再穷的人家，也须有鱼有肉。别家的小孩吃完大饭，都被大人们喊到家里的地炉烤火守岁了，而我家离大场有两百来米，算是独屋，又没有厨房，没有地炉，就只能在屋门口围着“福星”守岁了。

远山朦胧，四野寂静。母亲将一个“三脚猫”就在火堆前，架上鼎罐，没一会，鼎罐里的水跟闹龙一样翻滚起来。母亲倒一碗米酒，再放入几颗红枣，盖上鼎罐。那个鼎罐也用旧了，呈黑色，边缘有个小口，应当是老鼠咬的，父亲说正月里有闲工，要请木匠师傅来做过一个。鼎罐带有铁箍，罐身长年累月被烟火熏烤，已通体漆黑，不知母亲使用了多少年。“一个老汉黑又黑，屁股烧了不晓得。”父亲总喜欢打这谜语我和妹妹猜。

那年的火烧得特别旺，坐得近了，好多人，我只好移退了凳子。没一会儿，就闻到了浓郁的米酒香味。父亲和母亲坐在火堆旁，还在盘算当年的收成。我听到他们说还欠着谁的债，大约明年什么时候可以还清，还有开春要买头仔猪，请篾匠做床地箕，到铁匠铺打两把锄头和柴刀……母亲说到谷仓里比上年多了两担谷，过年不用到别家借粮了，父亲有些兴奋，话也多了。妹妹调皮，见火烧得“噼啪”作响，趁父亲不注意，拿起铁火钳玩起了火，她一拨弄，火塘里就有炸裂声，那火星儿竟然飞到了母亲的身上，母亲喊着“小心‘福星’”，慌忙用手去抖衣服，好在那火星儿灭得快。尽管没有烧着衣服，母亲脸上也没有变色，但妹妹还是怕挨骂，坐在那不敢吱声了。父亲见妹妹那个可笑的样子，就把她抱在怀里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这么红火，看来我家来年要大发了！”

母亲见我们守岁玩得不自在，又不好发火，就端来一些薯片、花生、瓜子、蚕豆来笼络我们。有了吃的，我和妹妹无心听父亲和母亲说话，嘴里不停地吃着，手上还不忘抓一把。看到我们的吃相，母亲开心地笑了，父亲则拍着我的头，说：“鬼崽慢点吃，‘点心’家里有的是。”

虽然我家没有地炉，只能在大年三十夜露天守岁，有风萧萧兮背上寒的感觉，但火炙胸前暖，再加上火光和月光交辉，映在父亲和母亲的脸上，一家人围着“福星”守岁，有说有笑，其乐融融，如今想起来，心里依然暖暖的。

归

□ 张小圈

元旦刚过，四下就常常能听到旅行箱轮毅和地面摩擦的轱辘声。将雪未雪的天气，云压得很低。劲风裹挟着透湿的空气，一下下拍打着脸庞。高校的学子们终于结束了长达几周的期末考试，长吁一口气，拣选几本并不一定能看完的书，热热闹闹地结伴走向火车站。在工地上辛苦了一年的工人们，早早地将给家中老人孩子的礼品准备好了，一件件塞进鼓鼓囊囊的帆布袋中，只待假期一到就出发。家中劳碌的妈妈们，再一次和发廊里相熟的老板约定好，年前一定来烫个发，再编个黑油，过年时可要漂漂亮亮地回老家。

这城市里开始飘荡起一种思乡的情绪。一年中最重大的节日即将来临，倒好像是专门为了安放这种情绪而设置。大商场门口堆好了华丽的花坛，悬挂起新年的生肖玩具，播放着各种吉祥祝愿的歌曲，铆足劲做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，却正好提醒了仍在如常忙碌的人们：离乡日久，早点归去。

整年里唯有这段时间，人们的心是不大安定的。双脚还在一左一右地迈着，公交车还在一站一站地开着，电梯还在一趟一趟地等着，心却早飞到了几十公里外、上百公里外，甚至地球的另一端。那边也许艳阳高照，也许冰天雪地，也许就和南昌一样，湿冷彻骨。但唯因那儿有心里所牵挂的人，父母或是兄弟，宗亲或是旧友。有情感的维系，近如城郊，远如异国，都必须履约。春节的悠长假期为这场期待已久的重逢留出了足够的时间，烘托了热烈的氛围。也不过是见面说说家常，再碰碰肘地吃几顿饭，但如此寻常一刻却足以让人期盼几百个日夜。

没有经年的分离，真难以体会家乡的引力：每一句话的尾音里都扬着它，每一勺汤的调味里都煮着它，每一段回忆里都藏着它。而念念不忘的那些故土风物，却和自己鬓边日渐稠厚的白发一样，早就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。即便明知如此，仍是计算着日子，将辞旧迎新的盛大节日献给它，仿佛一个仪式，执拗地让它来见证自己这一年的终点和下年的起点。被生活磨砺出的谨小慎微并不因喜庆而减少半分，礼数依然万万少不得。论长短、排辈分，紧绷的情绪忽然松弛了下来，轻快地把自己安放进乡风民俗里，妥帖得像是从未离开过这里。面对的每一张笑脸，你都叫得出姓名；迎上的每一根皱纹，你都懂得来历。家乡永远对你敞开心扉，你对家乡也没有任何秘密。

大年夜的鞭炮在家乡满地炸响，此起彼伏，连绵成片，这一刻足以让人又做回那个快乐的孩子。像是从未有过对遭遇的失望，像是从未有过对挫败的畏惧，像是重新涌起了对外面世界的好奇。站在家乡的土地上，整个人就像是有了依傍，充满了十足的勇气。尽管不过数天，生活又要回到原来的样子，周而复始地循环在既定的轨道上，但此刻却感到难得的安定。不一一铺排功过，不上下计算得失，只是淡淡一句，“回来过年”而已。

馨香四溢迎新春

□ 钟芳

春节临近，家家户户扫房子、擦玻璃、大扫除，面貌一新迎新年。此时，居室内摆上几盆亭亭玉立的水仙花再合适不过了。

阳光穿过窗棂，晨起侍弄花草，我看到写字台上的那盆水仙灿然绽放了。一朵朵黄白相间、玲珑剔透的小花，挺立在郁郁葱葱的绿叶丛中，修长的叶子青翠欲滴，箭一般地一根接一根挺立，衬托出花朵的娇柔美丽。满屋香气扑鼻，一派祥和、喜庆的气氛，让心情一下子变得愉悦、亮堂起来。

每年腊月，添置年货时总不忘去花市买上二三水仙鳞茎，回家找出一个浅盆，放上清水和花花绿绿的鹅卵石，把鳞茎栽在卵石中，置于靠近窗户有阳光沐浴的桌子上。几天后，鳞茎的周边展开了洁白的“裙摆”，从中探出头来的翠绿叶芽把“裙子”装点得清雅秀丽，青葱可爱。“借水开花自一奇，水沉为骨玉为肌。”每换一次水，水仙就一个新模样。水仙喜阳光，特别要给予充足的光照，白天放在向阳处，晚间可放在灯光下。只要算好时间，悉心照料，待春节来到时满室便会飘起幽幽的芳香，一股浓浓的春意慢慢地弥漫开来，让人感到格外的神清气爽。

水仙花花色洁白，香味淡雅，根须如银丝，叶片葱茏碧绿。每茎开花五六朵，在翠叶陪衬下，雪白泛黄的杯状小花，宛如娇艳而娴静的少女亭亭玉立着，人们形象地称它“金盏玉台”。这清雅小花，冰肌玉骨，超凡脱俗，不知迷倒了多少人。“凌波仙子生尘袜，水上轻盈步微月”，黄庭坚把水仙花喻为水中的“凌波仙子”，试想在一钩窃窕的新月下，一个婀娜多姿的少女在盈盈的水波上漫步，那该是多么美的意境啊！

水仙是我国的传统名花之一，多作为年宵花栽培，其花语有两种：一是代表着纯洁，用作赞扬纯洁的爱情；二是吉祥，祝福亲友及其家庭幸福好运。每到春节前后，人们都爱在家里养上几盆水仙，寓意来年致富发财；有的在春节期间和亲朋好友还互赠水仙花，表示祝贺对方在新的一年里阖家幸福，万事称心。

岁朝清供有水仙。要过年了，我在案头又养上一盆水仙，在它那馨香四溢的香味中迎接新春的到来。愿这清而不凡、秀而雅淡的凌波仙子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吉祥如意！